四庫全書

子部

玉堂嘉話卷四

元 王惲 撰

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陽也陰也天也三者合然後生

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

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或問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但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旋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從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

體也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豈有營度而造化之者先以幹維繫於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定位哉

鹿菴先生江南平告天地文伏以時逢喪亂嶽瀆分疆

運屬休明乾坤一統睠靖康之餘孽據江表以偷生依阻山谿動摇戈甲不修歲幣久虧事大之儀留止行人永絶親鄰之好旣興師而問罪即列陣而長驅戈船浮鄂渚之波鐵馬渡松關之險方知力屈始悔前非遂奉表以求哀願納地而入覲宋主某已于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是皆上帝垂祐靈祇降祥欲康功普被于黔黎故盛事施及於沖渺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告太廟文伏以踐阼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勲睠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飛渡列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表願納地以歸朝宋主某已于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顧冲眇以何功賓祖宗之餘廕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封瀛國公制辭時逢屯否岳瀆分疆運值休明乾坤一統
睠靖康之餘裔據吳會之奥區逺隔華風久暌鄰好我國
家誕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風朔雪之鄉盡修職貢若木虞
淵之地靡不來庭盤六合以混同豈一方而獨異用慰徯
蘇之望爰興問罪之師戈船飛渡而天塹無憑鐵馬長驅
而松關失險宋主趙某乃能察人心之向背識天道之推
移正大奸悮國之誅斥羣小浮海之議決謀宫禁送欵
軍門奉章奏以祈哀率親族而入覲是用昭示大信度

越彝章位諸台輔之尊爵以上公之貴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主者施行

凉威肅酒與甘張沙是燉煌瓜晉昌徒單侍講括

至元六年行用元寶鈔止七十餘萬錠于時為御史曾照刷提舉司文案故知

至元七年天下軍民并析居總二百三十二萬戶

天干地支天有五陰五陽為十干地有六柔六剛為十二支

九州地畞數後漢郡國志注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一千五百萬二千頃

哲宗孟后元祐七年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聘入宮

奉迎使　發策使　告期使

納成使　納吉使　納采使皆以僕射左右丞攝太尉充使

六帖說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開元中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微

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中選也

鹿菴命擬復立按察司手詔以一身之微惟萬事之統不遑夙夜常切憂勤顧七道之提刑擴六條而從事近因省華偶值停閒然非違稽緩之愆縱令弗問恐伺便譸張之習為害滋深仍轉側以詳思非監臨而罔益據所在按察司照依已降條畫依舊設立施行於戲鷹隼

當摶擊之任不與護恐反為傷琴瑟既更張之餘識大體乃為稱職

樂天每作歌詩成須令其家老嫗聽讀能通解其旨意辭為之定體此無他不過通俗近人情而已特表而出之且為艱澁無謂之戒

正大七年亳州節度使趙庭玉詔別有擢用其子贄時為省知除掾既定省公問以召之之意贄曰以嫌疑故特迴避既而公拜禮部尚書贄入賀

予嬰年見神川劉先生三蘇文讀不去手因問於先大夫曰古人有言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啜菜羹豈此之謂也

宋末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百鴈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巴延也夫熒惑之精下散而為童謠不爾何先事如此

宋真宗東封升中圖嶽頂有五色雲下環衛以甲馬

金道陵元會圖及郊天儀仗圖郊天圜丘圖曽閲其官

說當時掌禮者房千里中外幾用人三萬未知方澤制度與此何若

唐張說家藏明皇開元初東封圖有說

宋范石湖攬轡録記興陵見宋使儀衛戊子早入見循東西御廊北行廊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將至宮城廊即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然亦有三出門中馳道甚濶兩傍有溝上植柳廊脊皆以青琉璃瓦覆宮闕門戶即純用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下開五

門兩掖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端門內有左右翔龍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人自左掖門入北循大安殿東廊入敷德門東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宮直北面南列三門中曰書英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自會通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集禧門尚書省在門外東西則左右嘉會門門有樓即大安殿後門之後至幕次黑布拂廬待班有頃入宣明門即常朝後殿門也門內庭中列衛士二百許

人貼金雙鳳幞頭團花紅錦衫散手立入仁政隔門至仁政殿下團鳳大花氈可半庭殿兩傍有朶殿朶殿上兩髙樓曰東西上閤門兩廊悉有簾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簷各列甲士東立者紅茸甲金纏竿槍黄旗畫青龍西立者碧茸甲金纏竿槍白旗畫黄龍至殿下皆然惟立於門下者皂袍持弓矢殿兩階雜列儀物幢節之屬如道家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却轉南由露臺行入殿闥謂之欄子金主幞頭紅袍玉

帶坐七寶榻皆有龍水大屏風四壁帘幕皆紅繡龍栱斗皆有繡衣兩楹間各有大出香金獅蠻地鋪禮佛毯可一殿兩傍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遙望前後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煬王亮始營此都規模出於孔彥舟役民夫八十萬兵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

和宋書皇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致書于南宋皇帝爰自平金之後蜀漢荆楊挐兵幾三十年交兵非一卒無

成約比者川蜀擣虛荆湖批亢生靈有塗炭之苦戰士有暴露之勞朕甚憫焉是以即位之始首議寢兵用示同仁以彰兼愛期於休息元元俾天下共享有生之樂而已且南交廣而西巴蜀北長江而東滄海分兵守險彼所恃以為國者也今戰艦萬艘既渡江以扼海鐵騎千羣復踰廣而出蜀四塞無結草之禦六軍有破竹之威人所共知不必徧舉於此時也非不能犄角長驅水陸並進秋風虎旅指揮看浙江之潮春露鱷杯談笑挹

吳山之翠蓋以佳兵不祥素所不喜守位以仁今之本心又况靖康南北釁端初無盤錯大故非如女真西夏惡積仇深而不可解者也往者彼我勝負之事往來曲直之辭各有攸當置而不論自今作始咸取一新故先之以信使申之以忱辭告實位之初登明朕心之已定惟親王上宰能報聘之一來則保國樂天必仁智之兩得苟盡事大之禮自有歲寒之盟若乃憂大位之難繼慮詭道之多方坐令失圖甘心絕棄則請修浚城池增

益戈甲以待秣馬利兵會當大舉論天時則炎瘴一無畏憚論地險則江海皆所習知必也窮兵極討一決存亡而後已力之所至天其識之禍自彼挑此無可歉在我者至誠可保在彼者聽所擇焉毋循前例止作虛文時薦清和善綏福履不宣白庚申年四月七日開平府行

李翰林欽叔一日與杜仲良在荼肆中有司召公甚急公曰無他多是要撰文字渠留此勿去少當即來已而果至曰為戒諭百官草詔適當筆者應奉程天翼程初

入供職有猝不易稱者公遂立草五百餘字允協事宜甚稱上意其辭曰朕新即大位肇統萬機國事實為未明政統猶懼多闕尚賴爾文武多士内外庶寮上下同心始終戮力以副遺大投艱之託共成興滯補廢之功然而養資考者每務于因循嗜閒逸者或託於疾病因之積弊習以成風事至于斯朕將何賴益嘗深維百姓勤勞之意上不能忘累聖涵養之仁服田力穡而以給租庸輓粟飛芻而不憚征繕況爾等世膺高爵身享厚恩

夫有國乃可以有家而為臣亦猶夫為子未有國不安而家可保必須臣竭力而君以寧加之事屬方殷時丁多故舊疆待乎恢復强敵期於削平正當經營之秋難行姑息之政朕既夙宵軫念庶幾宏業以昭功爾其朝夕在公豈宜玩歲而愒日夫湯刑以儆具位周典以正百官茲出話言以為明訓掌刑者有法可奉毋使有寃抑之情典選者有格可循毋妄求疏駁之節錢穀當審知取予毋吝於出納之間臺諫當指陳是非毋涉於細碎

之事司農以敦本察吏不可苟且而曠職司牧民以扶弱抑强不可聚斂而營私計至於大而分閫小而掌兵固當志殄寇讐曰關土宇受朝廷之託必思報國念功臣之後常恐辱先又豈可平居或冒于糗糧臨事或生於畏懼視郡縣之官妄分於彼此役部伍之卒不計于公私凡我有官所當共戒其敬遵于邦憲務恪慎於官箴享富貴於當年埀功名於身後且賞罰期于信必而功罪貴乎正明茲誠前代之良規亦我祖宗之巳事令

當仰法要在決行嗚呼任賢使能周室果聞於興復綜名核實漢家遂至於肅清公勤者賞不敢私弛慢者刑玆無赦各勤爾職明聽朕言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賜國用安鐵劵文皇帝若曰咨爾内族英烈戡難保節忠臣儀同三司都元帥兼平章政事兖王完顔用安大邦維屏古有格言王府藏勲賞存舊典卿台階孕秀海岳儲靈天賦忠貞性資明敏初為兒戲營壘已成長學神機風雲暗曉方將提挈義旅勤勞王家服金革以不

辭冒矢石而有勇頃遭逢於多壘偶陷没于他邦而能臨事見機去僞從正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一舉而患難殄殲不時而州縣皆復聽聞如此嘆矚久之朕方總攬英雄興建功業體天地含弘之德厚君臣終始之恩胙爾以諸王之封寵爾以上公之位氏族已書於玉牒勛業復紀於太常同三司之威儀建大將之旗鼓蓋欲宥及于十世何嫌恩積于一門泰山黄河永及爾裔皇天后土實聞斯言肆申白馬之盟庸示丹書之約嗚呼謂

予不信鑒詩人皦日之辭弗與同心如文公白水之誓尚奉非常之渥以保無疆之休此是左丞李實之子介然所作時為翰林修撰

鹿菴云世稱米南宫者言禮部也自唐已來見稱或云指太常也米芾嘗為太常官

宋高宗善書學擇諸王命史彌遠教之視可者以繼統孝宗其一也高宗因出秘府蘭亭使之各書五百本以試其能孝宗不旬日臨七百本以進

司馬公注古文孝經首章作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廣揚名篇於故治可移於官後有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之辭

續夷堅志載廣府某官苦蛇毒取雄黄貯紗囊中掛四壁間既而承塵上日流黑汁視之有巨蛇一衆蛇十數皆腐潰而死自是府舍清安絶無毒物蠚螫

鹿菴云青詞主意不過謝罪禳災保祐平安而已宋史王安石傳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

恤雖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僻而堅王莽以六經文姦言不是過也

東坡論浩然之氣在身為氣見於行事為節合而言之為道故剛而不餒

歐陽公云韓愈不獲用于世修用於世而不盡

青陽夢炎說春秋書春王正月本無深意周雖建子其紀年實用夏正觀豳國風為可見矣只為左氏書周正月故後人說謂以夏時冠周月又謂穀梁雖迂遠義理

最明左氏尚文辭却差了義理

許魯齋說班固作古今人表分九等恐昔人心術行事不易知也如孔子稱四科言語宰我子貢至哀公問社食稻衣錦曰安皆為失對稱管仲之器小哉而曰如其仁如其仁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又云聞獲玉山賊首害陳宣慰祐者斬揚州市予即曰若陳為善之心不宜罹此今若是命也如果得其賊天理為不泯矣魯齋為

首肯

柳文五就桀賛序云伊尹聖人也不夏商乎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于天下可也於是就桀至于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吾所以見伊尹急生人之大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陜州剌史房仁裕奏臣所管界內正月九日河變清者首尾三百餘里京房云河水清天

下平宋少卿云所清處天地之氣上下澄澈故清亦如霜降水潦收而清也

弘道又說文與可送東坡通判杭州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坡初以為常及遭事乃知與可為知幾

相如傳云倒景者謂人在天上下視日月故曰倒景

課稅所立于合罕皇帝即位之元年

諺云平生避車不遠一舍

李受益說宋人文廟位次列子思于孟子上

德州城壁塹高深城門内起直城前障掩蔽内外左右幔道其尾相屬俗傳云皆顔魯公制也

宋校正禮部韻説廿字本音入令人作二十字用卅字本音鈒令人亦作三十字用

近杭州遺火燒五萬餘家延及御史臺少府監爐焉至秘書監救得免有人作賦一聯云公道不行臺遂焚于御史斯文未喪省僅存於秘書

觀顔魯公忠義堂等帖偶悟公書勁而潤蓋筆善轉而

韻勝故也

何參政繼先説大名宣撫司參議烏古論貞區處事機甚有決斷時奉朝旨死囚呈省待報其餘邊關雜犯皆從便處決時圍李璮于濟南人心中外不安烏議一切重刑欲皆戮之使由子明已下皆以違制不從烏與左丞潤子清謀曰璮賊未下魏爲西鄰不便宜從事無以震讋衆庶竟戮之市人稱臨事知權變云貞字正卿小字四和馬前朝近侍局大使

晦翁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禀受于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禀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說而以性即氣氣

即性者言之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汙者氣禀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

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壊所謂元初水也東坡云昔之為性論者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氏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然孔氏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材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逺

也而已

晦庵象刑說周穆王五刑皆贖復舜之舊不察舜之贖初不上及五刑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游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可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

觀蜀工孫知微造㨾渡海觀音像足前有謂小百花者葢作一大青荷葉上布散諸天花故云又觀馬雲卿臨

吳道子轉山北斗圖凡七人中有被甲者入觀周宣王臺榭敦考其欵文至至元戊寅二千年矣

顔魯公書出師表後題乾元元年戊戌歲蒲州刺史顔真卿奉勑書予以為雖顔氏童僕尚不至此恐是世俗好事者為之

盧摯說嘗聞諸先輩漢去三代最近高祖有為之主不能草去秦獘復井田封建之制此最可責因與論作文當于易中求難難中求易相鑑之作當以蕭何為首一日左丞姚公謂余不若自臯䕫始而下自無首尾

為閒余詳思處變之極反經而不失其正者莫伊周為大故自阿衡為首

宋賔客云河水清河隂精本濁而反清不惟異常亦水氣之極盛也

李受益云祖宗次序自曾祖以上為五代祖增而上之也

鹿菴云今之聲韻始自沈約及觀今禮部韻如十灰十三元殊不恊何以知其自約始以文選前聲韻不謹嚴

知之

鎮國寺栢上生芝中宫有旨令院官究其祥以進因與李受益具事實如左論衡云芝生于土土氣和故芝草生古瑞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舊則芝草生酉陽雜俎云屋柱木生芝黄者為喜陶隱居云今世用芝此是樹木枝上所生狀如木檽音軟抱朴子云木芝者生於栢脂名曰木威喜夜視有光本草經云霍山生赤芝名曰丹芝常山生黑芝曰天

芝泰山生青芝曰龍芝華山生白芝曰玉芝嵩山生黄芝曰金芝唐公遠靈芝經曰芝木之精也芝四季皆生名曰春精夏精秋精冬精又曰青芝一枝應木酒也

宋敏求春明宫退朝録唐禮部郎中知省中詞翰為南宫舍人百日後必知制誥又載初學記唐玄宗為諸王從學時命徐堅定撰雖名初學終身覽之可也

雪庵李禪師與余觀柳誠懸書何進滔碑李云柳書法度最備子曰然然誠懸書令人易厭不若魯公筆法愈

觀而意無窮也柳窅于法度取媚于一時中枯而無物顔意無窮益以忠義之氣中貫之故也雪庵爲首肯劉太保常云中興頌雄偉如驅之一字若千金駿馬倚丘山而立歐陽率更三帖一姚將軍墓誌二化度寺碑三追贈隋譚國公誥時貞觀五年也化度碑李百藥文率更規模一出黄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耳李禪師説作字有得筆意時有得布置時

趙大中庸説嘗見遺山與張緯文相詰見碑文過余

曰遺山又貸了一平天冠也

鹿菴說董奉御近贈一歙硯殊發墨且增其色

馬雲漢說大庾麥無芒圓大謂之和尚麥

後宋宰相韓侂冑嘗改諸州後園蓮沼為放生池詞臣高文虎作記有云鳥獸魚鼈咸若湯王所以基商後高作主司出硬題困舉子一科生以高用事悞作一小詞嘲云高文虎誇伶俐萬苦千辛作個放生池記從頭無一字說及朝廷只把侂冑歸美夏王道我不是商王鳥

獸魚鼈是你

劉元城與司馬先生論𤣥宗初年焚珠玉于前殿時有云焚之前殿葢欲人知此好名之心也一日侈心復回其弊有甚於此者晚年果如其言司馬公云惜乎史失其人姓名至今為恨又云人君去賢任佞譬如治病飲良藥可愈非良藥即死明知之止飲惡藥既飲惡藥非至死不已葢𤣥宗暮年用相知林甫蕭嵩之佞用之甚久知張九齡韓休之賢退之甚速

張萱畫則天朝六蕃圖其布置取則天遊上苑詩意明朝游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不待曉風吹

又太宗朝蕃王橫軸文皇乘一花輿四近侍肩舁云閻立本筆有詔集百官問鈔輕物重事大學士王鹿庵對云物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

宋少卿弘道說葬書分五姓九星又有碁旋正式風水土丈二尺下為土龍界又丈二尺下為水龍界過此則吉又說唐太真改葬祖墓上有紫藤一株陰影甚茂既

伐去藤流赤津如血不數年劉氏滅之殆盡因記往歲

改葬先妣夫人靳氏初啟玄堂其棺蓋上露珠交布成

文如所結瓔珞然甚可觀也復有二黃蝶飛出其露華

移時方晞宋公云在葬書此子孫潤澤文華之兆别有

記以書其詳

慶壽長老湍公曾住泰安天保寨聞土人說党竹溪未

第時家甚窘至今其子為人牧豬

燕城西南門曰端禮有大定末劉無黨所撰左丞唐括

安禮碑有云尹大輿時迎午休吏燕雀語堂下人不知有官府之詞

康節與客游嵩山中塗客指所憇樹問曰此何日枯悴先生久不對客疑焉曰非不荅吾有所俟也俄一葉墜先生曰比吾二人還云矣既回樹已為人伐去占法蓋取葉墮時刻而定其存亡者焉

鹿菴與顒軒論事顒軒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槩知者鹿菴大為不然徒單公曰謂如大城南柳樹若不親

睹如何知東西幾行大小幾株鹿菴為默然一座大笑

晦菴云張良曹參二人皆學黄老子房體用兼備曹得其體而不得其用又云漢自武帝朝宰相但行文書而已

玉堂嘉話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玉堂嘉話卷五至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秦瀛

謄録監生臣王丹桂

玉堂嘉話卷五

元 王惲 撰

燕展築南城係金海陵天德二年見蔡無可大覺寺碑

史記不載蕭何修未央宮事此非細事馬遷漢史而不見書何謂

青居山古果州也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導

盈閭巷時號所居為鳴珂里

源乾曜為相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二息俱任京官請出以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又議者言執政與國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成功上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戸和市法人厭苦之裴一切責豪門坐買豫給以直僦欺之弊遂絶

李之儀端叔說遺教經係徐季海書李善尺牘東坡所

謂手簡三昧者也三昧者正定也

李屏山釋迦賛𦡀出王勃成道記李但約散文而為韻語耳具達摩賛曰榔櫪者稱杖也

遺山新渠記有云水至平而善利物今以至平而為不平不争而為必争雖有萬折必東之心終有七遇皆北之勢

佛書曰獅子吼者言說法與無畏也四萬八千言大數也

嘗讀後漢布衣徐理所進律鑑書其序云律者以實統虛者也何謂虛氣與聲也氣之在天地間或聚或散聲之無色無形故氣成於管聲成於樂首取司馬遷法度又說班固所作律志全取對韻說期于必中選也

鹿菴先生說為學務要精熟當鎔成汁瀉成錠團成塊

按成餅惲以為作文字尤當如是又云東坡草字為寫時肘肴紙上故筆轉處多不圓草書體貴輕筆當持重楷書筆貴精謹而體尚寬綽

又説顔子壽夭不當只去顔子身上論他自堯舜已降臯夔稷契周孔和氣所生者多矣至于顔子命數偶夭亦不足怪譬如人家昆仲五人有三個賢的必有兩個不肖的

郭若思説天之分界南至臨 闕 郡北至鐵勒部日去地八萬里交趾國日中人影向南

王黄華西京留守廳題名記説趙武靈王既破林胡始城雲中秦絡漢襲其名不改元魏之興也為京師焉西

際大河東連上谷南扼中山北控五原廣袤千餘里規以為甸服逮遼德于晉晉割山前代北十有六州以賂之遼即魏之故基改位為宫闕是曰西京

六典云父之姊妹其姪稱之曰女伯女叔

唐盧坦傳舊制官階勛俱三品始聽設戟後雖轉四品非貶削者戟不奪自貞元巳來京師立戟者才十八家

唐陸贄傳云人君合德于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于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

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其德何如耳

宋弘道說其舅劉景元先生善記一日友人與游市取染工歷令讀數遍面試之一覽背誦不差一字又徒單侍講與孟解元駕之亦善誦記取新刻稼軒樂府吳子音前序一閱即誦亦一字不遺詳定官張孝純說一士人候某官疾既去遺一槁於坐視之蓋預作祭文也一

曰又問一病友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懷無祭文相見聞者大笑

米先生端州斧柯山石説端州石出髙要縣斧柯山山前臨大溪其絶頂匠者于此鑿石歳久乃成洞穴今已極深邃洞中常有水至春冬水涸採石中陰黒無所覩但以手捫石隨大小取之凡石理之精粗即良工往洞中且不能别至於瑕玷璺脉須出洞乃可識故有累日月而不得一佳者大抵以石中有眼者爲最貴世謂之

鸜鵒眼葢石文精美如木之有節也不知者反以為石病吁可痛哉凡取石之地曰上岩下岩西坑後歴上岩之石最精下岩次之惟上岩之石乃有眼眼之美者皆緑黄二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狀皆圓以色鮮美重數而圓正者為上其大者尤為希有絶大者乃如彈丸有布列硯中或如北斗或如五星心房之形者價不減數萬其生于墨池之外謂之高眼其内者為低眼曰高眼者以其不為墨所漬淹常可覩於前也無

眼者雖資質甚美不出于錢石之品有數種其色正紫而微有青潤無芒叩之無聲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視之略似有芒叩之有聲此岩壁之石二者最為發墨乃石至精者其次青紫參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人為硯凡色之不佳者須用佛桑花染漬之初亦可愛經水即如故又山有自然團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謂之子石又謂石之有金線者為美此正其病也端人亦不取云惟材之大者尤為

難得每購求方六七寸而無病脉者固亦少矣比歲所貢方硯者五皆以尺為準然止于岩石之中品或有眼工人輒鑿去之恐異日復求不可必致也

太常新樂祭祖宗于籓邸文時開邸嶺上其辭曰惟我烈祖誕受上帝之命肇造區夏先皇帝嗣守大業卒其戎功圖維奉答神祐光昭前烈而祀典闕如爰命多方旁求先王之樂八音遏逸未潰於成今予小子肅將天子之明命俾殷南服閒時周禮將具於我魯邦欽命攸司是

徽是舉匪攸敢私閒庶用畢我先志以對天之休神其格思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澥也官至集賢院大學士

金登科記序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証于六經六經之折衷必本諸道道也者適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不在於文章三代而下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射策較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士六朝以薦舉得人莫不稽

舉于經傳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舉自是盛於唐增光於宋迨於金又合遼宋之法而潤色之卒不以六藝為致治之成法進士之目名以鄉貢進士者本周之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策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詞賦于東西兩京或蔚朔平顯等州或凉庭試試期不限定月日試處亦不限定州府詞賦之初以經傳子史内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

許注內出題以書詩易禮春秋為次盖循遼舊也至天眷三年淅津府試迨及海陵天德三年親試于上京貞元二年遷都於燕自是止試於淅津府収遼宋之後正隆二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内出題明昌二年改令羣經子史内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略也經義之初詔試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州淅津令易書詩禮春秋專治一經内出題盖循宋舊也天德三年罷去經義及諸科止以詞賦取人明昌初詔復興經義此

經義之大畧也天眷二年令大河以南別開舉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於燕遂合南北通試於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闢立定程限月日更不擇日以定為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名合試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鄉試取奏旨此限定場數人數格也自

天眷二年淅津放第於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名至遷都后命宣陽門上唱名後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別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試不中者今榜末安揷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初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該恩此該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郎後不得為例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

十一官第二第三人授九官餘皆受三官此授官之法也進士第一任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授之格也近披閱金國登科顯官陞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間見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賛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餘載朝野閑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多科舉亦無負于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説誦其句讀摛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之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弟忠信而建萬世之

長策科舉之功不綦大乎國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不綦大乎庚子歲季秋朔日東原李世弼序

唐人黄金臺詩燕昭北築黄金臺四方豪俊乘風來秦家燒書殺儒客肘腋之間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關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關頭車馬路殘日青煙五陵樹闔克坦顒軒云此詩議

論深長甚可學也

皇甫湜編年紀傳論

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故也

均輸法起桑弘羊謂市井百貨皆輸官坊商賈不復貿易

唐禮部員外郎為瑞錦窠員外廳前有大石碎諸州廢印于上又掌圖寫祥瑞令狐楚元和初任此員外郎嘗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退朝錄

疏廣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待君子以誠治小人以術反是為不仁不智矣

東銘似乎兼愛其實理一而分殊

漢制州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如杜高則楊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

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已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

三司使謂鹽鐵度支置制條例司

歐參政云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惟臺諫得言

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

長城始築自趙簡子議者亘千里人治一步役三十

秦制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畒百畒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其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强國富

漢故事漢興七年長樂宫成諸侯朝畢復置酒侍坐殿上别尊卑以次起上壽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鐘鼓無歌詩魏青龍二年以古置酒曲代四會曲又易古

詩為羽觴行用為上壽

古者司會今之尚書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笮復引一索其名為笮人懸半空度彼絶壑此獨孤及招北客辭也

天子之門以通十二子謂甲與子為支干之首總而言之也六壬壬為水其數皆六如六丙六丁之類

百六之會

章會統元漢以黄帝上元甲子為首至太和元年所積之數至百六十年為一厄也漢律歷志

高麗官制具品從論穿執傘有陪盖為從傘也金國初問宋索金文玉冊宋曾冊為東懷國温公通鑑無高祖廢孝恵留侯招四皓從太子事伊川易傳取之者善其智而能諫以明納約之義温公去之者為後世慮遠矣去取之意兩不相悖學者當默識之

楊龜山云箕子疑亦可死而佯狂以避葢以父師之義死之則傷勇矣

老莊之學衡麓胡先生云老莊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不復以誠信為主故欲掃除獘迹以趨乎本真而矯枉過正立言有失玄虛幽渺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畧禮法忽棄實徳浮游波蕩其為世害更甚於文滅質

漢開西域三十六國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皆在匈奴之

西烏孫國之南遠者萬有二千餘里近者不下九千餘里

或問上蔡先生講論經典二三其說者當何從謝答曰用得即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于幽深證之或出于穿鑿徒將破碎大體不見聖賢之用心宜無取焉

劉元城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楊龜山語游執中云常以書驗之於妻子以觀其行之

篤與否也夜考之於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否也

伊川先生云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東坡先生云聖人之言當以數句成文而求其意若學者率以一字為斷過其不同則異說生焉

朱文公語學者觀書法云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已分上著實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東坡論老莊之教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所值者商鞅韓非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大抵于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理勢然也

陳履常云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勢竊謂陳子之論有大學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之義要當廓然大公物來

而順應之

胡文定公曰有志于學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于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石徂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一身蓋假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與

侯師聖曰事君者以行道為志非為禄也然亦有時而為貧若專以禄為事則厮役之志也

胡衡麓曰士之器大槩有之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

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貴者
苟富貴而已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所謂鄙夫之事
橫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斵鮮不傷
手也尭夫詩曰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原不是庸人
陳述古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伊川云别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如鄧艾位三公
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當謝玄
破符堅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强終不得又

云堯舜事業亦祇如太虚中一點浮雲過目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切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繼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亦體消長之理言也

青苗錢如今之預取麥錢也假如即日麥價一貫借與五百將來徵麥一石

助役錢國家遇有大役均取錢於民官為雇傭也

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章曰大唐入某國之印見蜀王

建世家

五代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淄萊泛海歲常漂没其使

吳越王錢鏐嘗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唐開元二年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漢制由郎官而出宰百里由郡守而入為三公

漢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稅以備天子私奉大司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需

漢制武帝北伐乃置萬騎太守而馬政兼於郡二千石

魏崔浩考漢元以來五星行度並譏前史之失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歴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

而東井方出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頒高麗歷日詔云惟歷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采衛要欲同文直學士高鳴雄飛辭也公太原人官至吏部尚書

闕

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闕

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闕海

蟾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闕

五世矣

闕云龍不識石人不識風鬼不識土魚不識水

闕先生云陽不冬藏春氣發而無力

闕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闕

陽羅洑渡江明年十二月臨安降度宗二庶子

闕陳宜中文天祥兩淮張世傑擁入許浦口時立昰為

主因改號景炎凡十八月十六年為帥臣張闕戰

於闕山口執文天祥至大都囚之上屢欲赦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戮於燕南城柴市

錢譜劉更生傳舜父盲其母常鬻薪以自給舜時糴米返置錢于米囊中以還其母則重華之世錢已行矣此唐代錢之驗也賈逵注夏商金幣三等錢為下等先儒所傳有錢明矣梁大司馬顧協所撰錢譜序云

漢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一雙

玉堂嘉話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玉堂嘉話卷六

元　王惲　撰

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絶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絶過此為婚為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顔氏少女故曰野合

宋紹興中衍聖公渡江而東者孔玠也

鼇為龍之精按馬質云禁原鼇注天文辰為馬鼇書曰

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李林甫月令釋曰先蠶天駟也先蠶之神或以為菀窳婦人寓氏公主或以為黄帝或以為西陵氏或以為天駟歴論不一而蠶與馬同氣其性喜温惡濕其浴火月而再養則傷馬此固與馬同出於天駟矣然天駟可為蠶祖而非先蠶者也蠶婦人之事史記黄帝娶西陵氏始蠶漢祀菀窳婦人寓氏公主此或有所傳然其祭設壇或少牢或太牢或一獻或三獻禮必皇后親享北齊使公卿

祀之非也其曰龍精見荀子賦蠶

開府儀同三司謂置府辟吏儀同三公也唐制

感生帝唐王仲丘傳引鄭玄注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以興故夏之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

廟制古者天子七廟自虞至周不易之制也七廟者各闕

廟前廟後寢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藏闕

魏立二廟晉宋齊隋及唐皆同一廟而異闕

朝所以象生之有朝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諸侯五廟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鄭氏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葢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為諸侯不得立出王之廟後世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其或有大功德特命祀其祖先而立廟可也魯有姜嫄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若王者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可為祖則祖其先代之王也

宋祖帝乙是也

大夫三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鄭氏曰太祖是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鄭志答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三廟隨時而遷不立始爵者為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

也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

太祖正東向之位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以正昭穆父以明察下曰昭子則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張純曰父以敬事上曰穆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者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者順也杜佑曰太祖于室之中奥西壁下東面太祖之子南面為昭次之昭之子北面相對為穆張純曰元始中禘禮父為昭南面

子爲穆北面相對爲穆父子不並坐也又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

藏主開元禮義鑑曰藏主合在何處按五經異議云藏主於廟西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祭薦檀弓有荐新如朔奠謂重新物為之殷奠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二以首月薦二以仲月士用特豚大夫用羔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高堂

隆曰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四時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犬而已士以豚庶人則惟其時宜魚鴈可也又薦新雖在廟皆不出神主五禮精義曰但設神座

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誠敬而已

宋秦益公檜家廟制紹興中命立家廟於私第中門之

左一堂五室世祖居中東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堊神版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官某夫人神座貯以帛囊藏以漆函用神幄歲四享用孟月柔日具三獻有司言時享用常器常饌上倣政和故事命制祭器賜也

舞雩臺雩祭蓋龍見建巳之月巳乃陽亢之時陰氣難達用女巫舞雩女陰也舞所以達陽中之陰也又吁嗟而禱雨曰雩

社稷位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長首種先成故長蔡邕曰其位在中門之右社主陰其壝故北向天子曰大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為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曰里社各以所宜木立而表之大社廣五丈諸侯半之蓋方廣二丈五也皆冒以黄土其主以石謂石土類也其位社東而稷西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絺冕其牲黝其祭血取其陰類其罇大罍其樂應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

其義庶人家其社功故亦祭之春有祈而秋有報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養人故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報焉家主中霤田主社示本也陳氏禮書

諸侯城郭之制典命云上公九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為節

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三里

宫方三百步

五土所宜鴻烈子曰土地各以類生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七水所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重

蜀而宜菽洛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安重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倥侗之人武

釋菜鄭司農云古者士相見于君以雉爲贄見于師以菜爲贄釋即舍也始入學必舍菜禮先師也菜蘋藻之屬葢以泮宮有芹藻猶子事父母有堇荁也

姓 氏 氏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左氏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周語曰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吕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也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

百姓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古者或氏于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于謚則文武成宣是也氏于官則司馬司徒是也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郭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土匠陶是也葢別姓則爲氏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啇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

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贄禮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

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

序雁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别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

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

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鷄也故工商執之

食邑說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其關内侯本無

食邑其加異者列之關内之邑食其租税

漢初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食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輸錢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

漢因鄉評取士謂因人共推之也如公孫弘以充賦萬石君以謹孝聞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為郎劉辟彊以八十為衛尉公孫弘以八十為相趙充國以七十為將軍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

漢集議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苟疑似未決合中朝之

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之不嫌于卑抗尊也如呼韓邪單于款塞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獄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議獄者六十人故曰漢集議有公天下之心

漢封侯號有宰相封侯者公孫平津是也有婦人封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鄼侯樊噲妻呂須封臨羌侯是也以地名封者平陵宜春是也以功封者冠侯驃侯是也以美名封者博望博陸是也

太行山水皆洑流地中關中諸水皆行流地上

金銀魚袋唐高宗給五品上隨身銀魚袋以防詔命之詐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中宗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宋張師正倦游録云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

上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鎮圭冒圭

公謂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宫室之象

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為身與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但文有麄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也鎮圭尺二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以四方鎮山為飾崇高敦厚而萬物附焉者山也冒圭孔氏曰冒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執冒所以知諸侯之信偽猶今之合符也

子穀璧男蒲璧

穀所以養人蒲為席以安人璧皆徑五寸子男不執圭

者未成國也盖桓強立不撓而安上為任故公圭琢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捍外而蔽内屈者卑足以長人故侯伯之圭琢之子不足以長人而可以養人故壁琢以穀男不足以養人而可以安人故壁琢以蒲圭者天之用壁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壁所以不全也

王后駔琮駔音組

作方玉五寸上有鼻以組繫之因名焉葢古者建國王

立朝后立市用以為權也

牙璋中璋

典瑞曰牙璋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又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飾賈公彥云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白虎通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兵起為義如漢有銅虎符魏有兵符以發郡國兵豈牙中之類與

白琥

刻虎為形者以形成於秋也琥禮西方之玉也以瑞為虎形者亦示武之謂也

瑗說文曰瑗大孔璧也人君上除陛以相引

環玦

荀子曰絶人以玦反絶以環范甯釋穀梁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益環之為物或施于佩或施之于帶反絶佩環則不佩玦

六幣相合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何也昔太王事狄人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于犬馬犬馬重于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禮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覿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饔餼皆以束帛賓介償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以束帛大

夫相食以東錦是帛宜于錦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圭東方也馬動物璋南方也皮文物故以為合琥西方也萬寶之成莫備於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達於上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者與

伏日歷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

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
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臘日風俗通曰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
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祭先祖也漢火行衰于戌
故曰臘也漢舊儀曰臘者報諸神鬼古聖賢有功於民
者禮記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
而索享之也周禮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節有八節

玉節玉節之制以玉爲之以命數爲大小守邦國者用
之
角節用犀角角在鼻上是角中之貴守都鄙者用之
虎節山多虎者用之謂晉國之類以金爲節鑄象焉必
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别爲信
人節平地多人者用之謂衛國之類
龍節澤多龍者用之謂鄭國之類皆以金爲之以英蕩
輔之英蕩畫函也以竹爲之而有飾焉盛飾器也輔之

者使節不損也

旌節道路用之道路謂鄉遂大夫也

符節都鄙用之都鄙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

也

管節以竹為之析節竹為符節全竹為管節如今之竹

使符也具有商者通之以符節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

同也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

效節于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珪守邑土信符

則守節不特于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矣

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

傳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如今移所過文

書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漢制門關用傳

作兩行書繒帛上各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與

玉堂嘉話卷六

玉堂嘉話卷七

元　王惲　撰

喪服小記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

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禰 繼禰 小宗小宗

禰 繼禰 小宗小宗小宗

禰 繼禰 小宗小宗小宗

禰 繼禰 小宗小宗小宗

別子為祖 繼別為宗 大宗大宗大宗大宗

諸侯 繼世之君 君君君君

陳氏禮書云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為別子而繼別者族

人宗之為大宗遠雖至於絶屬猶為之服衰三月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别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曽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從曽祖兄弟宗之四世親盡屬絶而不為宗矣然言繼别為宗又言繼别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為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别子者子之子也繼别子之所自出者即别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繼

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别言其宗繼别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别子之所自出顓達言别子之所由出然則别子之所由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

璽衛宏漢官舊儀曰璽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天子信璽凡六又曰諸侯王印黄金槖駝紐文亦曰璽列侯黄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黄金印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

鼻紐文曰印孫堅得傳國璽方圜四寸上紐盤五龍然則漢天子之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王已下其小可知

土牛制義

月令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正義曰出猶作也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其月建丑又土能尅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土勝水故可以勝寒又且以升陽唐月令季冬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若立春在十二月望

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立春在正月望則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後漢志季冬作土牛六頭于國都郡縣城外丑地

其牛色以歲之幹色為首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已土其色黄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以支色為身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土其色黄納音色為

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色赤餘皆

倣此

以立春日榦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設

令甲子歳甲為木其色青則青為牛耳子為水其色

黑則黑為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為腹又若丙寅日

立春丙為干其色赤則赤為角耳尾寅為支其色青

則青為脛納音火其色赤赤為蹄

九州釋義

兖州兖信也五行星流而為兖

豫州豫舒也又序也言隂陽分布各得其序

荆州荆彊也陽盛物堅其氣急

兾州兾近也爾雅云河兩閒曰兾

青州元命苞曰虛危星精流而為青

雍州雍壅也唐地紀曰雍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位陽所

不及隂氣壅遏故取名焉

益州益謂溢也

徐舒也　揚輕也

鍾山

徐爰曰建康北十餘里有鍾山漢末金陵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于山因立蔣侯祠故世號蔣山神

赤縣

張衡靈憲圖曰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史記鄒衍曰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

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赤縣内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又有州乃謂九州也有神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也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三川河洛伊也

司馬光言行録有司奏言日當食光言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

益省不當賀詔從之後以為常

漢宮室有宣室武臺

召文臣則于宣室召武臣則于武臺

春夏秋冬釋義

禮鄉飲酒云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也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尊嚴之義氣也溫

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盛德之仁氣也

按地志今衛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

又云武王至于商郊牧野乃築此城

祭說唐韋彤議曰祭非外至生於心者也是故聖人等牲牢布籩豆昆虫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而全孝敬也

遺山嘗與張噥齋論文見有竊用前人辭意而復加雕

黄者遺山曰既盜其物又傷事主可乎一座為絶倒噥即張關文先生蓋遺山戲語也嘗有詩云因君寄謝噥齋老道我今年二十七作論法鹿菴云語與義體式一般亦是冒原講證結但論入作獨句直下不似義兩句扇對而入如麻先生漢書貫五經論最明白得體

金清漳老人南宮人曾撰本縣二閭神廟碑遺山見之謂進士張和之有讀得行之語

光武同馮異遇雨燎衣處在今南宮東北二十里馮村

内外制翰林學士所撰者為内制中書舍人定撰者為外制

金哀宗朝有親軍殺其子者法家斷不至死上曰親軍宿衛之人父子之閒殘忍如此與常人不同竟坐死論

徐大卿云詔命之體莫如兩漢以其典實故也又大卿等論及子告母事孟德卿有莊公文姜之說徐公主義重于母

李侍講說中和真人在龍庭時以瞻對無時恒備物以

充咀嚼時一士人同在邸舍師每與之分甘一日師復求之彼辭無有托便旋食焉師知之因曰沙漠之羊與中土桑用畧同肉充饑毛作氊皮為裘角為杯匜此人所共知不憶近來羊屎又可以配餅食也聞者為大笑彼徐悟其方已甚有愧色

楊勸農春卿夜讀書有鼠出躍書几上忽投膏瓶中楊子取一方木覆之隨突以出環書冊走不輟作人語曰油着油着楊笑起曰吾避汝燕城閙前晌午市合更忙

捽不能過即擘虛器云油著油著人即避開故鼠亦云云聞者為笑

圖克坦侍講說石丞相琚大定末致仕居鄉中一日會客閒閑司録呵喝過門公即起立既遠復位客曰丞相何若此公曰叅軍雖微國家命官也吾敢不敬衆客為嘆息丞相字子美中山人

王西溪嘗云表章體臣無居首之理故今之表式皆以帝旨冠首

王西溪云元遺山録冊中云東平范尊師菴内見化飯
王先生說渠海州爲吏時歲貢糟薑糟蟹海棠出州東
入海八百里峽島島是龍宫地生海棠作矮樹花色深
紅大如茶盌面而百葉香韻殊絶開時可持一月久既
衰不落而萎每歲自島中移百本入海州御園明年再
移百本而以先所種者供御每花一金籖牌記之脚花
乃得入州官民家每一花必三葉承之重九開
鹿菴先生爲學士日命應奉編脩輩取金實録内名臣

事蹟欲集為長編俾士大夫家易於觀録或問其去取法曰大抵人之功勞必須具載如西漢曹參樊噲傳此其例也又曰西漢列傳是多少好墓誌碑銘格様學之有餘師矣既而侍講某多略去其人勲效鹿菴聞之曰某不解此平日於書多謾讀過去了

玉堂嘉話卷七

玉堂嘉話卷八

元 王惲 撰

甲午九月望日東原五六友人會於孫侯小軒話及前朝得失之漸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有餘年將來國史何如爾或曰自唐以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湖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耳衆頗惑焉僕曰正閏之論愚雖不敏

試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已來世為名族延及唐末朱温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安巴堅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以北數千里改元神册與朱梁同年即位元年丁卯在位十九年遼太宗嗣位諱德光太祖第二子改元天顯元年丙戌與唐明宗同年即位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清泰來伐遣使求救於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遼太宗赴援以滅後唐石氏號晉晉以燕雲十六州獻於遼太宗歲貢帛三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

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為負義侯置于黄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為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為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褊于宋校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疋約為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降及晚年遼為翁宋為孫至

天祚金朝太祖舉兵西來平遼克宋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闕不可不辨夫劉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泓終為晉將劉裕所虜斬于建康市返本還元玆作記載理當然也夫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武元時而天下南北敵國素非君臣若依席上所言金為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耳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期五十餘年已即帝位固難降就五

十年之後包於宋史爲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既遼之世紀宋不可兼其金有中原更難别議以公論處之據五代相因除莊宗入汴復讎伐罪理勢可觀外朱梁篡逆甚于窮新石晉因遼有國終爲遼所虜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内朱梁名分猶恐未應遼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遠無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言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川白

溝迺南悉臣大宋傳至靖康當為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有餘年當為北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為南宋史或曰歐陽宋之名臣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熟議如何今日復作此論僕曰歐陽公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不知梁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禪以尊本朝而然至于作十國世家獨稱周漢之事可謂難矣請事斯語厥有旨哉愚謂讀李屏山詠史詩詠五代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

死舉朝惟有一韓通愚嘗薦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臣士大夫論議篇章不為不多未嘗有此語非不能道也闕

故列五代者良可知隋季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以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擾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確前人隱約之迹當從公論議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隆于今幾三百年況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有復讐之迹固可無金愚曰元魏齊梁世數已

遠恐諸公不以為然請以五代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弑太后詔立帝弟武寧軍節度使嗣位名贇河東節度使劉旻之子後雖廢為湘陰公旻亦尋即皇帝位於晉陽終旻之世猶稱乾祐四帝二十九年至宋太祖興國四年歸宋依今日所論旻係劉高祖母弟在位四年其子承鈞嗣位改元天會五年郭周已絕郭周三主九年東漢四主二十九年東漢四主遠無郭周郭亦不當稱周固當為閏宋太祖不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承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代

五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為世紀歐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體不圖今日輕易襃貶在周則為正在金則為閏天下公論果如是乎况蔡城一事蓋大朝征伐之功是時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快斯須之忿昧唇齒之理自謂發巳而惡佗延引强兵深入遵行覆轍徽宗跨海助金破遼之事媒孽後禍取笑萬世何復讐之有也宋自靖康以來稱臣姪走玉帛歲時朝貢幾於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遽稱尊大果

使宋廟有靈必可其議也泰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漢唐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為所破宋遣臣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為伯進增歲幣獻權臣之首韓侂胄侯師旦也繪具容漆其首函送幽都至于闕下信孺有古調一篇予能草畧記之大朝君相仁且慈小夌未熟休王師姦臣豈足贖民命既往不咎來可追此詩書於上源驛壁間館伴使入朝題奏上頗哀憐是時中原連年旱蝗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自責之心深重形

於歌詠者頗多每以偃兵為念故詔百官議曰朕聞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賀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耶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鄙今已敗衂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臣下本希上意故進言曰先于靖康間宋祚已衰其游魂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氏之遺統大可見也和議乃定今日校之此語乃當時繼好息民之大略非後世正閏之定論或曰何以知之曰夫昭

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疎遠不能紀録世數名位南宋高宗乃徽宗之子欽宗之弟歲月不易以即位奄有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特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包為記載二論俱非至公坐客又云遼之有闕

溝橋以達於燕居旬日而行北過雙塔堡新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店及於懷來縣縣之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蕪沒西過雞鳴山之陽有邸店曰平輿其嶺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邸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梔胡嶺下有驛曰博囉自是以北諸驛皆

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氊車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廨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隷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

遠而望之若岡陵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鹽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於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旁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頽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

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滹沱之三北語云奇魯爾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襍以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喀喇敖拉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盖嘗有陰靄之氣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皆奇魯爾三之一魚之

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托賫猶漢言兎兒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伯勒赫圖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烏蘇徹爾諾爾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

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麻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呼蘭齊勤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塔密爾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堠石堠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遥望之若大堠然由是名焉自堠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

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如鐵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啟行東由驛道過石堠子至呼蘭齊勤山名以其形似紅耳也東北迤邐入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述至重九日王師麾下會於大牙帳灑白馬湩修時祀也其什器皆用禾樺不以金銀為飾尚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間避冬林木甚盛水皆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為禦寒之計其服

非毳草則不可食則以羶肉為常粒米為珍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為賀正之所日大宴所部于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於大牙帳灑白馬湩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徃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煖薪水易得

之處以避之過此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略也僕自始至迨歸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于供帳衾褥衣服食飲藥餌無一不致其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於好善忘勢為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致天下之賢士也德輝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于隗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誌

商司業録到太常諸雜儀禮

明堂大禮畢登門肆赦儀注
明堂升陪事并禮饌差官等
明堂降御劄鎖院并奏告事
明堂大禮修築路道圖
明堂大禮笏記
明堂大禮排日祭祀
明堂降御劄修路教車按輅等年代月日
明堂大禮逐次壝那更點

御屯直執從物圖
明堂大禮鼓吹雞唱鸞場圖
明堂大禮樂章樂曲
明堂大禮合降指揮等
明堂大禮為值雨降過生緘指揮例
明堂大禮諸雜事例等
明堂大禮祇應并鋪分人數等
熙朝盛典詩

大安輦件段

明堂大禮教象申請事節

計三十七冊曰明堂大禮

景定四年藍大正記

至元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商琥録

宣和鹵簿圖　祀圜丘圖　東封太山圖

監修國史例

忠齋劉承旨説宋朝監修國史宰相初任者謂之開局

一月一至院謂之過局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七月初四日
右丞相謌勒哲受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右丞相如故

賨儼水論

周世宗南伐駐蹕臨淮因覽唐貞元中泗州大水記詔
賨儼論其事儼獻文其畧曰夫水沴所具厥有二理一
曰數一曰政天地有五德一曰潤二曰暵三曰生四曰
成五曰動五德者陰陽之使也陰陽者水火之本也陰
陽有常德故水火有常分奇耦收半盈虛有準謂之通

正羡倍過亢極無不至謂之咎徵二者大期率有常數除之主始于淵獻水之行紀于九六凡千有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浩之會當是時也陰布固陽澍雨天下百水灌注漲其通川岸不受餘則旁吞原隰科坎平槪則漂墊方割雖堯舜在上臯夔佐政亦不能弭其沴也過此以還則係于時政如其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冒昧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則苦雨數至潦水積厚非陰陽之數也貞元壬申之水非數之期乃政之感也德宗之

在位也啟導邪政狎暱小人裴延齡專利為心陰潛引納陸贄有其位棄其言由是明明上帝不駿其德乃降常雨害于粢盛百川沸騰壞民廬舍固其宜也王者苟能修五政崇五禮禮不瀆政不紊則五日一霏微十日一霡霂十五日一滂沱謂之時雨所以正五運之制節占象晷刻無有差舛則神農之世其驗與世宗嘉之國初遷禮部侍郎依前學士判太常如故是時祠祝樂章宗廟謚號皆儼所定撰人服其該愽儼沖淡寛簡好賢

樂善平居怡怡如也未嘗失色於僮僕優游文翰凡十數年著大周正樂三十卷詔藏于史閣其大周通禮未及編纂會儼卒議者惜之

至元貞元年歳六月十三日宋太祖實録抄幷校勘無差時開真定野河事甚不便

金史　王文康公定奪此王狀元先生時為承旨學士

帝紀九

太祖　太宗

熙宗　　海陵庶人

世宗　　章宗

衛紹王 實録闕　　宣宗

哀宗 實録闕

志書七

天文 附五行　　地理 附邊境

禮樂 附郊祀　　刑法

食貨 附交鈔　　百官 附選舉

兵衛世襲附

列傳舊實録三品已上入傳今擬人物英偉勲業可稱不限品從

忠義　隱逸高士附

儒行　文藝

列女　方技

逆臣忽沙虎　諸王后妃開國功臣在先

書示仲謀王相修史事宜急不宜緩多半採訪竊恐

老人漸無費用不可惜當置歷令一人專掌元

裕之蕭公弼奏用銀二千錠令即編修書寫請俸飲食紙劄費用若干　定撰三五百定都了　凡採訪文字令言者旌賞隱者有罰仲謀所宜着心編修且要二員直須選擇　魏太初　周幹臣云云本把合用儒人兼管不宜用他色目如他日同修編修人來房屋決少目今便合商議起盖盖下房屋都在文廟已後也得用謂如仲謀兼編修徒單雲甫受直學士兼同修李仁卿學士兼同修胡紹開年小也宜喚去

比至定俸且與批支若家小來更好都教文廟裏住史事早成其他不預史事者在於文廟自當退去此明年話也仲謀宜知之書寫典史雜使以後必須用諳文字未集且定編修二人若踏逐書寫二名更佳雜使亦不可缺將來院官不要人使喚　中統二年示

玉堂嘉話卷八